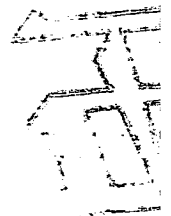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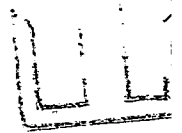




MG  
~~IE068~~  
263



3 2289 0874 9

# 三山五嶽

先落序

生白果著

七七盧溝橋事起，予爲市防護團救護隊長，至廣州奉命轉進時，予亦先遣家人歸鄉，繼經軍隊留市服務，至最後一日，上峯雖頒發撤退命令，但並無指定集合之地點，祇有聯同各友隊，向西撤退，止於南海縣當山墟，一連多日，上峯之命令固未嘗頒下，且上峯所在地亦無法知之，予乃往面當時之縣長會則生，請其收容各隊員，陪同服務，詎會則生祇用延宕之手段應付，各隊員之爲國服務熱情（當時並無薪餉發給者，祇各隊自備費用耳）爲之冷去大半，紛紛自動散去，予乃得一何姓同志，領返其原籍沙頭鄉暫住，隨介紹鄉長崔儀初，游擊大隊長崔慶雲日與相識，由彼二人招呼在其部份担任工作，時敵勢方張，南海縣長會則生逃避往澳門，而僞稱已死，當局以會無能，改派高鼎榮爲南海縣長（高爲縣政警大隊長）兼南（海）三（水）順（德）游擊指揮官，就職伊始，爲明瞭三縣之游擊隊情形起見，特從新頒發各游擊隊之編調，令各大隊長從新編造花名冊報告，各縣之游擊大隊長，皆爲草澤英雄，則俗所稱之大天二，均深明大義，自願率其手足，在中央領導下，與日敵作殊死戰，惟各地英雄，對襲擊敵人，施用槍械，固有相當把握，祇對於呈文報告，編造名冊，實多爲門外漢，於是予以爲書記而負全責，一時三水之廿三珠，水簾之何義景，崗崩石鄧明，順德岳步之和尙李誠，龍江龍山之劉浩，張初，南海河濱之劉登，南邊之李照，老村之老恩等等，以崔慶雲得予爲贊助而負責記實也，紛紛請予協助，因而獲識各地英雄甚多，其中有不少打擊日敵造成可歌可泣之英雄事蹟，亦有一部份野性難馴者，特分別紀錄褒貶，以供大眾，是爲序。

## 山仔日崔慶雲

山仔日姓崔名日，定慶雲，山仔乃其綽號而已，因彼所居之地爲山下日在此出生，故鄉里人自幼呼之爲山仔，祖上均以務農爲業，傳至日，仍克紹箕裘，但當時全國軍政未會統一，軍閥各據一方，稱王蕪稱霸，改治異常黑暗，苛捐什稅甚多，更巧立名目，橫征暴斂，任意向老百姓荷囊予取予携，致民不能聊生，因而蕉符遍地，壯丁多延而走險，崔日亦因難堪官吏之苛暴，積有田不能耕，有園不能植，乃迫得携其看守耕寮之自衛手槍，出而結果手賊，做其另一番之新世界矣。願彼有一宗旨，絕不劫奪單身孤客及善良之人，祇專向貪官污吏下手，實以貪官污吏所得之金錢，乃用種種非法手段詐取者，劫之奪之，亦替天行道而已，其次對象，則乃爲富不仁，乃一殷刻薄成家之守財奴，此州獠狗之奸商，亦在劫奪之列者，故正式商民對之，甚有好感，貪污之輩則恨之刺骨，雖然出兵往剿，但

50

苦不帶知日之所在地，曾有一次，知日匿西樵山脚某村，欲有所作為，乃星夜出隊前往掩捕，時崔與手足共八人，方在一小屋中商議做某貪吏胡科長世界，得村人報告，謂有大隊官兵，約五六十人，浩浩蕩蕩而至，崔日不慌不忙，即吩咐各手足，出村散開，先發制人，向官兵轟擊，雙方一經接觸，官兵不知對方人馬若干，時在黑夜，作戰爲難，且在軍閥統治之官兵，每往剿匪，必乘勢指名百姓爲匪，前隨章掠奪金錢衣物者，每到某一地方剿捕，又必虛張聲勢，故此真正賊衆隨風先遁，然後入村認良爲盜，肆其所欲，從未有匪衆敢公然先行鬥火者，今忽遇此，不覺大驚，接觸未及三十分鐘，官兵已手忙脚亂，不俟退却命令，已紛紛退却矣，官兵者無法，且以自己生命爲生命，崔等之命爲死命，武器隨紅瓦，殊爲不值也，亦收隊而回，空報上峯謂到時因該村，一輪排頭火，然後簡鋒而入，則匪已門風逃去矣，遂以此爲報銷彈藥，崔見官兵已去，亦不追趕，後因事遠走上海，達十年，始回本鄉，各手足見日回來大喜，即擁之爲主，由商家月給以費用，使自資沙頭墟之治安然。

各商家以崔日雖出而爲此，實迫於不得已者，且其雖做賊亦宗旨光明，故此大見其歸來，乃請出任拱衛本鄉之責也。崔日以在鄉梓服務，亦優爲之，乃語誠部衆，切實爲家鄉工作，左右鄰村，亦毋許騷擾，又恐各兄弟無多人息也，乃再組織一駁艇，專爲商人運輸貨物，派定手足，携械往艇保護，且聲明沿途如被搶劫，負責賠償，務使商民不受分毫損失。開辦未一月，已成績斐然，且增開駁艇，因商民在此地方不靖之秋，貨物運輸，每在中途，被當地強人截卸，慘遭損失，今以崔日所辦之貨艇，沿途嚴者，對崔日向有認識，皆相戒不敢犯，因此，商民多樂爲光顧，收入既多，各兄弟已不須出擾行旅，亦可救其生活所需矣。近日沙大逞野心，欲吞中國，七七小題大做，派遊擊兵，先行堵戰，又派飛機，專向不設防之都市，及露統學校，盲目投彈，燒燬巨大建築物，人民生命，犧牲於敵機炸彈下者，不可勝數，因此引起全國人之憤恨，遂有全而抗戰之舉，當局以崔日所作所爲，於商民爲有利，乃委之爲游擊大隊長，並以北村崔儀初爲鄉中賢達也，乃委之爲鄉長，一文一武，互相協力，其後廣州奉命專進，當局爲加強各地游擊隊組織，改派前南海縣政警大隊長高鼎榮爲南海縣縣長，兼南海三水順德三縣之游擊指揮官，時崔日又奉令改編爲第四或區第一游擊區第五縱隊第一大隊長，時爲民廿八年十二月也，崔奉令後即行改編就緒，即在沙頭墟就職，當時日敵已派隊在縣屬九江，順德龍江駐紮。以沙頭鄉接近龍江，由敵龍江警備隊長大雄忠夫派員出沙頭爲維持會長，此僞會長明知此爲犯衆憎之事，乃向鄉民宣言並非敢作有辜鄉民之舉，一面又乞崔日京諒，且願以敵方之內容，一有所知，隨時報告，崔以當此寇饒方張之際，已難爲游擊隊但不宜明攻，祇宜憎襲，亦樂得任由該僞維持會於鄉內，免令敵人見疑也，因許之。

因此，沙頭鄉之僞維持會，乃有名無實者，每月雖有敵兵來巡視一二次，但崔日已派有手足，在出入孔道守望，一見沙兵由龍江渡河時，即奔報崔日，崔日即囑手足暫不出面而今僞維持會中人與敵兵週旋，敵兵每來一次，必

有三四名，由團長，或伍隊長率領，否則必詢僞維持會中人，此地有無游擊隊出入，僞維持會長亦答以並無游擊隊出入。而敵軍又索飲茶食，索雞豬蛋等物，由僞會長設酒飯餉之。隨行必飭僞會長，如有游擊隊可隨時往擊，備隊報告也。某夜，崔日已接獲情報，謂敵隊長大雅忠天率隊往九江，認爲擊敵營之最好機會，乃在沙頭墟中召集各手足，授以密計，着於午夜分三路撲攻龍江敵營總部。各人領命，即分頭預備，依時齊集，一聞輕微槍聲，即分三路以手榴彈擲入敵營中，果然敵兵絕未有防備，而站營前守衛之敵兵一名，已爲正路衝入之游擊隊擊斃，崔之手足，紛紛衝入營中，密集短槍之火力以向敵，營內敵兵，祇得六名，紛紛中槍倒地。未及十五分鐘，已把敵兵盡地解決，崔命各人盡把敵營之槍械用具，搬出營外，用火焚燒，因恐湧返沙頭，萬一敵人見疑，派隊來墟搜查，則露出証據，既影響自己立足點，又恐商民爲敵所擄陷也，工作完成，各人安全退出，居民在夢中多爲槍聲所驚醒，但在午夜，皆不敢開門出視。翠嵐大雅忠夫返龍江，見此情形，不覺又驚又怒，即率隊分頭搜查，並親到沙頭墟，卒無所獲。敵上峯聞其事，乃把大堆撤職，改派別人接防，但不斷爲崔所暗襲，卒無如之何，崔因此大爲當道所嘉許焉。

### 和尚李誠

李誠亦爲游擊大隊長，其手下弟兄有一百餘人。駐於順德岳步一帶，爲人有熱血，具俠腸義骨，富愛國心，本爲農家子，自幼未嘗讀書，絕不識一字，及長，仍務農，以受欺於人，乃憤而走險，初出茅廬，以敢作敢爲大阻見稱，遇不聚歛金錢，能與手下共甘苦，因之爲人擁戴。李更有一特性，即絕不娶妻，彼之見解，謂既出而當大食懶，要過時打醒萬二分精神，隨時預備「走」者，若一有家室牽累，第一雄心大減，第二逃走時阻手阻腳也。因此，人乃進其綿號曰和尚。李誠雖不識字，但言談舉止，極有風趣，而待人接物，又極謙虛，雖對其手下弟兄，亦常笑口，各手下偶有過失，紙和顏悅色，解釋開導，更有一樣爲各大天二所不及者，即絕不說一句「炒嘍」、「拆盤」之粗鄙說話也。抗戰軍興，李誠未受當局委派爲游擊大隊長時，即於一晚，在岳步之大羅大酒家，設筵遍招手下。酒過三巡，李誠即持酒起立，一飲而盡，慷慨言曰：「我和尚未讀過書，唔識字，今晚叫各弟兄來飲酒者，係有樣野商賈，你估七呢？喂！唔係「磅柴」唔係想去「搵」某一條村獨之「錢」，就因爲而家日本鬼想搵我地中國，已入左廣州市，不難會來我地岳步，日本鬼一來覷，我地重有啖好食者乎？就想叫各位唔硬檔，日本仔來，同佢搏命！此並非謂日本仔來之後，唔益得食，但我地要爲國家盡一點義務，而且我地唔通一世做賊公乎？希望打死三幾百個日本仔洗脫我本地大賊公個名，已，點樣打法到時睇過情形，然後再想辦法，各弟兄如肯拍檔者，飲勝一杯。」各人皆深明大義，齊齊鼓掌，紛紛起立，舉杯一飲而盡，李誠大喜。以其手下皆深具愛國思想也，又繼續發言

曰：「以後我地打日本仔，有功者賞，有過者罰，我本人亦係一樣，不過我唔識字，唔會搵筆寫功過，祇有學人地老師圖學生字部，有功打個圈，有錯劃一條大杉可也。」各人又皆鼓掌讚成，是夜盡歡而散。果然隔了多日，日師分派出各縣各鄉之守備隊，強迫當地人民組織維持會，否則以殺盡當地男女老幼，燒盡當地小屋宇為要挾，各鄉村人士，皆為生于斯，食于斯者，多畏敵勢，迫得九組織維持會，此等偽組織，凡淪陷之地方皆有，惟岳步因其交通不便，故未有此偽組織，李和尚乃得在鄉中借一家大宗祠為辦事地方，顧和尚雖不識字，但其佈置則并非有條，彼之所以在岳步鄉敢公然設一辦事地方，以便策劃打擊敵人者，實利用岳步與四週各鄉村互通之路經，除有大小路為人人所知者外，仍有秘密小路，一共七條，外來人固然無從知道，即本鄉中人，亦有大部份人，不盡知此七條秘密小徑者也，因之和尚乃為此為策劃打擊敵人辦事處之唯一好環境所在，嗣此之後，和尚則分派各手足，分頭打聽各地日敵之駐軍地點人數，旆號。一有所知，則由和尚親率各兄弟，必乘夜間向敵營襲擊，鹵獲其物資，以為已用，各墟鎮所駐之日敵警備隊部，多為和尚所偵察往襲，而鹵獲品則以槍械，罐頭食物，眼米，大洋為多，此大宗之生大洋，皆為日敵搶奪得來者，敵軍之在各鄉駐紮也，眼日則噴武揚威，橫行各墟鎮，商民之猪狗雞。蛋類及香烟情菜，則肆意如取如携。且又好以手掌擊商人面頰為取樂，以為非如此，則不足表現其武士道精神者？

惟在晚間，便胆小如鼠，除派雙崗在門外守衛外，餘均不敢外出，而越雷池半步也，因此，和尚盡探知彼輩之行徑，故每乘夜襲擊之而無不大獲全勝者。日敵於事後雖派出自誇為長於間諜之特工人員，暗中偵探，都絕無頭緒，更無法知游擊隊為何人所率領，或匿何地？人數若干人也？一次，和尚偵知龍江日寇警備調防，物資甚多，而當地之偽維持會又常藉敵人勢力，以欺壓同胞而勒榨金錢也，不覺大怒，即分派兄弟，通知龍江附近各有關方面之堂口，屆時請其派手足協助，時各方面對和尚皆有好感，聞聲應，於舉事之前三日，已紛紛把紀錄參加協助之人名，使用何種槍械？彈藥若干發，及身上所有之裝鏢，鏢，玉佩等飾物（銀幣五元以下不用登記）之「紅單」，送交與和尚，請其指揮，和尚不識字，把所有紅單盡交與識字之手足保管，即由此識字之兄弟把各方面之人數，械彈種類，諷與和尚知，和尚強於記憶力，聽過一次，則至舉事後集合點名時，仍能道出其部份有若干人參加，有大槍（輕機，重機之代名詞。）快學，十响（皆駁壳槍），左砲（左輪），扑燕頭（曲尺），打崩山（蔗仔），猪脚仔（大頭六火）若干者，此在各大天二中，真集龍可貴之人也。和尚則按各地之名單，調兵遣將分配各部份所屬資控制敵人之地段及工作，而結果集候命攻打敵人之地方則分為黃連，大晚，龍江，龍山，蓬簡，水簾，沙滯。皆順德縣屬）沙頭，大老村，小老村（南海屬）在舉事之前一晚，忽有自稱為某軍長之謔子韓說鷄手，到唔和尚（和尚親自接見，鷄才謂自己共有手足十六人，聞和尚「打色」……打色，即主辦之責……任往做雞頭之世界，故送出來參加，且言且遞上「紅單」，和尚交識字手足閱讀，則鷄才有大槍兩挺，輕重各一，快學駁壳十枝，一

號中桿左輪十六枝，七九步槍四枝，和尙大喜，請鷄手負貫琪甲車站一段，抄制九江來援之日敵，鷄才領命，喜躍而去，詎舉事時，鷄才之隊份，竟無一人到參加，和尙乃調團崩石鄧明之隊伍，頂鷄才之缺，此次馬到成功，處獲甚多，和尙則照例與衆同分，此一役也，敵軍人物傷亡慘重，和尙乃在自已及各手足「紅單」名字之旁，各刻一個圈。表示有功也，事爲當局所知，即委以游擊大隊長，負隕德縣襲擊，敵之責焉。

### 滅滅虎俵

抗戰期中，在粵省各縣之大天二，甚多深明國破家何在？覆巢之下安沒完卵者，紛紛不俟政府之收編與委任，即自斷分別打擊敵人，立不下少功勞而又不居功，不自誇者，然亦有少數敗類，甘心爲虎作倀，供敵人所用而幹危寄國家民族之事者，此等無耻之徒，凡有血性，皆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也。南海龍畔沙羅朋，綽號死仔朋，乃此中人之一也，死仔朋曾在雷公全堂口當什役，以狗阻爲各兄弟所「睇起」，遂改着其專派打單信之工作，後又漸漸從衆往劫各鄉村及過往之輪渡，初時無入過人處，後雷公全伏法，樹倒猢猻散，死仔朋乃乘機竊去雷公全所遺下之左輪手槍，另行覓食，惟其也堂口以死仔朋之一「朶」未响，無人肯收容之，死仔朋憤，乃返本鄉龍畔，結集三五個族中不肖子弟，專向本族之宿厚伯叔兄弟掠劫，爲全族中所憎惡，由公衆議決，把朋革族，並出花紅五百元請官購緝之法辦，朋乃亡命走遠處，投入一小夥賊黨中，於深夜帶同黨徒，乘夜返鄉，攜其族叔，勒贖巨金，以洩其被出族之念，然其爲人，則見利忘義，久而久之爲同黨排除，乃走往順德縣屬各地，在僻靜地點，時出劫劫單身孤客。

有所得，則匿勸流黃連大晚各地之烟館，狂吹大食，苟多日未發市，則連槍亦押於人，無所得黑白之資，便置身於各賭場，遇有勝者，即拉其衫尾乞一二角小洋，或夜入人家，作標上君子。抗戰軍興，各堂口之大天二，先後受命爲游擊大隊長，時敵兵已侵入各縣，死仔朋是時若投身入游擊隊中，未嘗不可以有立足之地者，惟朋喪心病狂竟投入日敵之龍江警備隊部爲密偵，蓋當時日敵初來，各地情形多不熟悉，乃利用此輩無耻之徒，爲其作僱工具，死仔朋投敵，當爲敵人所喜，即委以密偵連長之職，着其招集同輩，替其所謂皇家服務，死仔朋大喜，即招集其舊日會與同榜同黨族中宵兄弟，及三數小竊地痞無賴之流，共有十三人，又要每人交相片兩張，發給証章槍照，死仔朋大喜，於是懷其槍於襟頭，又故意解開衫鈕，使人皆見其爲有槍階級也。日借三數同類，返龍畔招搖，族中父老，以其乃敵人之走狗也，心中鄙之，但不敢開罪之，死仔朋返鄉後，強佔族人一大屋作俱樂部，開烟開賭，作威作福，欺壓同族兄弟，無惡不作，又要父老每年照分雙份豬肉，父老輩皆畏其勢，敢怒而不敢言，死仔朋除在本鄉開設烟賭外，並在官山墟亦設烟館賭場，當時官山墟各大小商店，皆爲日寇飛機所炸燬，所存不及十分之一死仔朋乃公開招人開投，蓋搭棧欄從事，烟賭之徒，趨之若鶩，而各地游擊隊，以此地既無敵人駐紮，祇有敵僞牙

爪，亦得此處任其特務工作者，而各游擊隊中，有不少人與死仔朋相識者，見其為敵走狗也，羣呼之曰大漢奸，兵仔朋自知實力不及游擊隊之雄厚，固不敢向敵軍舉報，或攻擊，人笑罵彼為大漢奸，彼亦在人笑罵而已，詎死仔朋與其收類無惡不作，為奉派到游擊區協助工作之東渡游擊隊（皆便衣暗佩符號）所聞，即於偵知死仔朋及其同輩一十三人盡集官山墟之夜。

派出隊員聯同附近游擊隊抵官山死仔朋所開設之烟寮員十三人均分臥橫床，即一聲暗號，拔槍分頭指禁，盡數繳械，牽出寮外，盡數其甘心助日敵而為禍國人，一律就地槍斃，敵軍翌日知之，即派隊到官山，已並無人踪，祇有死仔朋之十三具屍骸，乃盡燒燬焚燬而去，唯時族人聞死仔朋等被國軍殲滅，無不喜慰，且燒炮仗及設筵席祝國軍除去一大害也。

### 何義景白日殲倭

日敵之初來我國也據萍當局白語之宣傳稱：謂皇軍如何英勇，如何每戰必勝，其實拆穿西洋鏡，則如俗語所稱：「鐵砲唔值一個爛桔也」。所謂英勇，所謂戰必勝者，自欺欺人之語而已，不過因其初來，未能盡知其實力如何？祇有任之騎大耳，殆一經殫悉其虛偽宣傳之後，再加以秘密調查所得，已瞭如觀火矣。且又獲知倭兵白日則耀武揚威，氣然不可一世，但一屆入黑，則除派有兩倭兵守衛頭門外，長官與士兵，皆匿伏營中，不敢外出，游擊隊中人已看穿其為「二仔底」，故每乘夜向敵劫寨，果然十拿九結，馬到成功，久而久之，已發覺皇軍之輩，並非三頭六臂，且胆亦比國人為細，於是，由夜襲改進為日襲，願日變比夜總為相當困難，須有嚴密之組織，周詳之計劃，乃可進行，否則打草驚蛇，徒招損失不特已，還被敵人知有對頭當前，有所防備也，當時南番順各縣游擊隊中，雖大部份偽莫澤英雄，但各主幹人皆能了解自己之才智，深不廣擲人才，無以對付奸滑狡詐之日敵者，故肯招賢納士，可以禮優待，延為己用，所以游擊隊中，乃有不少幹部人才也。

順德沙滯鄉，以陳姓為大族，鄉人多業蠶桑為養命根源，鄉中富戶甚多，絲業失敗後，雖受打擊，但仍能極力掙扎，故入息無甚大影響，惟自日敵獸蹄踏入之後，富厚者紛紛疎散，雖有不少為固守田園廬墓，不欲遠離者，但日敵所到之處必肆意搶掠物資，侮辱婦女，雖無設隊部於沙滯，但此消息一傳，鄉人皆大憤，乃共謀所以拒敵之法，結果：決定日敵如到時，不騷擾商民，不強搶物資，不調戲婦女，則任其經過。有一於上列三者則集全鄉人之力量，向之迎頭痛擊，雖人口與鄉村盡地犧牲，亦在所不惜也。沙滯地方不大廣闊，人口亦無其他鄉鎮之多一，故月敵之警備部隊，祇設於龍江，惟每月必有一二次派倭兵三四名，荷槍到巡行匪，即行回去。陳姓族人，必全體預備一切，一見其有軌外行動者，則羣起擊殺之，使不能逞其野念。因鄉內尾宇建築穩固，若閉上街門，敵如來攻，



亦可謂守者。其中爲之策劃指揮者，乃水藤何義景也。何在水藤多年，惟絕不騷擾隣近里，自設一利民興運總公司，專替客保護貨物運輸，且負責保護水藤，沙澤兩地之治安，向爲商民所擁戴，此次以倭兵侵入各鄉，彼爲稍盡服務犧牲之途，乃發動各鄉村集中力量以抵抗，其本人所在之地水，除佈置相當武力外，以沙澤陳族亦爲自己負責保護者，故亦爲之策劃一切，使身備無患焉，當倭兵初來之時，固不知沙澤鄉民究竟是強悍或柔善者，故不敢放肆，且每來亦祇倭兵三四人而已，其後見鄉人良善可欺，乃稍試其兇鋒，日者竟在街邊設檔之小販處，強取中香香烟一包，笑呼「答助」，小販畏其勢，又以損失無多，敢怒而不敢言，任其取去而已。詎倭兵得寸進尺，以第一次得手，又向別一檔強取，又皆得手，乃習以爲常，尋且鷄蛋菜餌，豬肉牛肉及一切香視毛巾手帕等用具，亦予取予携，且呼朋引類，每日必來。日者又有兩徒手倭兵來，來則肆意強取，各商之食物用品，適何義景偕若手足到巡視，眼見倭兵如此舉動，不覺大怒。又見其均徒手，知爲休班者，四出騷擾之徒也。蓋倭兵奉命出外，必携長槍者，今若此，必爲不肯者藉勢勒索鄉人矣。即俟其動手取物時，上前奪回，倭兵大怒，舉拳向義景力擲，義景更怒，避其掌即投冷向倭兵中部一槍，倭兵即應聲倒地，其一見不是頭路，不禁大怒，乃奪路發足飛避，義景又向其背部一槍，亦應聲倒地，當堂瓜得，義景即着手足，盡剝去兩倭兵之衣服，使鄉人扛其屍首而葬之。

### 閩崩石則敵人足

閩崩石姓鄧名明，身材高大，肌肉結實，鷓胆量，好打不平，個性甚強，乃張飛頸之流，凡不合情理之事，必挺身出而干預，不畏權勢，拚死無大碍，故人加以閩崩石之綽號焉。初時在何義景旂幟下，後來另起爐灶，自設黨口，亦以保護商旅押運貨物得資爲經常收入，雖脫離何美景，但始終仍與何至景保持密切之聯絡，而雙方手足，於押運貨物人數不足時則互相調用也。

抗戰軍興，國軍曾派出謝參謀到各處聯絡大天二，責以國家民族之大義說以利害，使國人對國家民族畧盡一點力量。各地大天二，雖有不少自動約束兄弟，團結一致，槍口齊向外，以抗擊敵者，再經謝參謀之聯絡或曉諭，任翕然羣從。鄧明亦涉明大義，一經老謝之聯絡，便願率領各手足，在當局指揮之下，協力抗戰。老謝去後，鄧即多合手足，共商進行，並由鄧提出，先俟機會，擒捉三個辦荷頭，解往中央，以表誠心服從政府之意，各人皆大感集荷，鼓掌贊成，且願極力向此中從事。鄧堂口所在地，與龍江甚接近，祇隔一衣帶水，縱一葦之可航者，而龍江兩接近江佛公路之旁，則爲敵警備部所駐紮之地，如要生擒辦荷頭，自當向此地着手。鄧明乃分派手足，向敵兵駐紮龍頭頻出入，但均無法下手，因敵兵每出，必有三四人爲一組，且荷長，下手比較困難也。鄧以此情形，知向敵

進行不便，乃使人暗中偵察敵軍平日在龍江之舉動，可三日，已偵悉敵軍每夜多有穿便衣或武裝而不携長槍者，入龍江內調戲婦女，常假檢查爲名，夜入人家姦淫搶劫者，亦有入墟場在酒樓肆肆狂飲大嚼者，醉則沿街狂歌，或任意毆打商民，此等穿讖衣不携 或着便服之倭兵每出一二人耳。

鄧明大喜，認爲有機可乘，乃於每日黃昏之後，率領手足，繞道入龍江墟場，伺機捕敵。果也守候至第三晚，有倭兵二人，穿便服，於午八時許離營到墟場之酒家，呼肴取酒，狂飲猛嚼。鄧明亦與手足三五人，另據一桌，亦呼肴取酒，狂飲猛嚼，蓋鄧明素嗜酒，彼平常向人稱：凡做世界或對外有所交涉者，如非飲幾兩，則自己亦無把握操必勝之權，若飲過幾杯，則十全九結也。有一分酒則有一分氣力，否則沒精打彩而已，真大有武松之風也。鄧見倭兵亦豪於飲者，不過倭兵所飲之酒則並非如吾人所飲之雙蒸三蒸，或肉冰燒之類，若輩所飲者，乃自己携來之「忠勇酒」，鄧見兩倭兵一杯又一杯，已把所飲來之三斤庄，飲罄一瓶，似尚未夠喉也。又寫字示意店伴，着取中國酒來，又盡一斤，時二人已酣然大醉矣，即起身東挨西倒，相將出門，揚長而去，酒肴之資，分文夫給食肆老板，爾莫奈之何。鄧明見兩倭兵出門，亦即會眼而出，隨兩倭兵之後，又着手足，即購買草葉袋兩個應用，兩倭兵已不知其醉，擬返隊部，但因醉眼模糊，竟不能辨路之東西，祇有隨足所之，且縱聲狂歌，沿途且行且手舞足蹈，時近三鼓，街上行人絕跡，兩倭兵固未知有人隨其後者，於一大樹之下，倭兵已隱隱難支，即席地而坐，不久，竟頹然臥於草地上，瞥眼之間，已斷聲大作，夢回三島，與家人同晤矣。鄧見兩倭兵臥下，久無動作，乃率手足，出快擊駁壳，扣定「鷄板」一湧上前，兩倭兵熟睡已無抵抗，乃先解去其衣服，然後用草袋把兩兵兜頭笠下，吩咐各人繞路扛返營中，各人於是合手合脚，把兩倭兵扛返水藤附近之營口，恐其醒來有所掙扎也，即以草繩用五花大綁將之綑紮，然後商量如何押解下峯，但當局所派出之指揮站在肇慶，由順德到肇慶，須經日敵之卡口甚多，如公然押其倭兵而往，實不能渡過卡口者。

乃苦思善法，願久久仍無所得！不覺十分焦急，蓋恐倭酋發覺失去兩個士兵，又分到各鄉村，按戶搜查者，萬一爲所發覺，則大爲不便也，翌日下午，鄧設筵犒賞各兄弟，並請各友好參加，席間，鄧提出向各人請教，衆皆以爲困難，後有人提議，割倭兵之頭，醃以爲石灰，盛於木匣中，貼以食物之紙招，作爲禮物一般，轉解上峯，則縱經過敵兵之卡口，亦不致令其注意也。語出，各人皆謂此法可行，獨鄧明則大不以為然，彼習知日敵疑心太重，雖明知爲食物，亦要打開觀看者，萬一爲所開看，豈不撞板乎？但除此則於倉猝之間，又想不得別一妥善之辦法，鄧乃請各人不可再想，舉杯痛飲，至入黑夜後，賓主始盡歡而散。是夜，鄧明輾轉反側，不能入寐，至三鼓後若有所悟，乃即起床，召集各手足，宣佈其計劃，乘夜率兩倭兵出，以利刃各剔去左足一隻，醃以石灰，着人節節作坭水工人，損石灰這口敲下口，則比較較其頭爲妥善，因日敵兵向來着屐，大足趾與二趾之間距離疏闊，與別國人不同

，解往上峯，即可証明自己會捕殺一敵兵矣，各人皆大喜，即齊手合脚，即把兩倭兵削去左足，敵人常謂日本之武士道精神，不畏痛苦，尤不畏死。今觀兩倭兵之僅被削去一左足，即哭聲如宰豬，則知日敵之宣傳，實虛爲而已。顧邵明等不諳日本語，見兩倭兵哭着喪臉，跪地叩頭，嘸啞咕嚕，亦知其爲乞命也，但以若輩在我地方，姦淫搶奪，殺人如割雞，今祇殺其兩個兵，亦不足以饒倭足往，上峯以其殺敵有功，即委以游擊特務中隊長之職務。

### 癩初化裝誘敵

張初，綽號癩仔初，混跡龍江一帶，富接胆汁，年僅十八歲矣。在當時一般大天二群中，癩仔初爲最年少也，就因其爲最年少，所以其「做世界」，敢作敢爲，有勇有謀，能以個人夜闖入有兩人守護之士豪家中，或奪其贖已而出，勒贖鉅款。一時各地大天二聞之，皆讚癩仔初夠胆，蓋新出小竈，涉過海洋大盜也。經此一役，癩仔初之名，向通南三順各縣，暴日陷廣州後，癩仔初與劉浩兄弟合作，潛伏順德縣六區大塊鄉內，一反其目標，以誑擾商民之本領，轉而騷擾日敵，因七區龍江地方，有敵之警備部駐紮也，當地敵兵，常出而強搶商民財物，調戲婦女，且常常便依遊行，或晚上分到各任戶，以檢查爲名，侮辱婦女爲實，癩仔初專向此中之倭兵下手，因倭兵常向商民以檢查游擊隊符號，及良民證爲名，每把商民懷中金錢飾物，任意檢去，因此每一個倭兵身上，均有相當銀物也。癩仔初班伏夜出，有時借手足三二人，有時單獨一人，遇有徒手或穿便服之倭兵，即迎面撞去，拔出快擊發亮，扣起「鷄板」，向倭兵指嚇，必迫其盡把身上所有之財物，自動掏出，放於地上，然後騙其離開，取地上金錢，揚長而去。倭兵以私自離營，不敢報告上峰，祇有啞忍而已。一次，癩初單獨一人，又於黃昏之後，由大塊往龍江，想截劫蘇雷頭。但剛入龍江墟邊路口，忽遇兩個穿軍服而無長鎗之倭兵，欲得滿面通紅，東倒西歪，左右搖蕩，癩初而來，癩初一聲得掙，今晚撻倒兩隻肥鷄矣！欺其兩人之飲醉，又自恃胆量，即絕不爲意，拔出快擊發亮，未扣「鷄板」，便向兩倭兵指住，大喝一聲舉手。

且喝且自己高舉雙手示意，倭兵見此舉手，兩倭兵中，其一以大醉至不知人事，其有人在迎面執槍指嚇，竟不聽三七二十一，飛步輕牽癩初之前，以左手向癩初握槍之手盡力一拍，癩初猝不及防，被其一拍，臂腕酸軟，成被快擊，跌下地上，而倭兵又舉右手把癩初之手緊握不放，擬出脚勾初之脚，使之倒地，此爲日敵之一向慣技也，癩初至此不能不打一箇失額，望了一空。不過癩初夠胆即是夠胆，見倭兵如此，乃不慌不忙，即以右手拔出懷於褲頭之二號中桿左輪，以鎗咀貼向倭兵之右手腕發機，彭然一聲，子彈穿過倭兵之腕，倭兵痛極大處，當堂縮手，癩初即俯身以左手執起快擊，以倭兵既醉尚如此可惡也，不覺大怒，即向兩倭兵之大腿，各發一鎗，然後盡把兩倭兵身上所有，取而後行，是時燐兵，燈籠一嚇而醒其酒，眼見此一個十七八歲之小子，盡奪其身上所有，不禁怒

火如焚，亟擬起身趕上奪回者，無如第一自己無鎗械，祇有把鎗尾刺刀，第二又大腿中上中了一鎗，痛澈心脾，更以癡初以急足離開轉瞬已不知去向矣。兩倭兵歇了一回，才慢慢起身，互相扶持，蹣跚返營，但因爲私自出外，又不放報告上峯，否則被檢之地前後左右一帶民居，翌日必遭敵兵以搜查匪踪爲名，極端騷擾。而亂指商民爲匪矣。否則以之引誘蘿蔔頭，必更大有所獲者，有一手足飲了幾杯，大發妙論，謂我等須無女同志，但可以假戲化裁之法，男扮女以誘敵也，語出各人皆鼓掌贊成，癡初又攔住大發，滿飲一杯後，笑對家人曰：「看我扮女人嚇吓似暗似？」

崇文鼓掌贊成，癡初乃着手足向人家借取女人衣服多套，即在酒樓中換上女裝，而以兩手拍爲裝雙乳，扮來卜令相像，癡初更扭扭捏捏引得各人大笑。癡初又指一個手足明澤，使之亦化女裝，果然也十足一樣。癡初復笑謂各人曰：「余與阿澤二人扮女人足矣，汝等可隨後接應可也。」各皆默然答應。翠晚，癡初與已澤，果扮假髮，或女，蓋二人頭上均長有長髮之大花旗裝，故兩部不用特別人工裝飾，便能相似，不若梨園之男花旦，須戴假髮，或頭笠始能與婦女相像也，二人似模似樣，在龍江墟外村之出入孔道中，左右遊行冀遇蘿蔔頭。果然第一次出馬，便有豐富之收穫，因二人正在路口徘徊之際，有兩倭兵穿便服，迎而緩緩而來，忽瞥見有兩少女，腰肢婀娜，不覺大喜，有如餓狗見屎一般，癡初向之微微一笑，此一笑也竟令兩個蘿蔔頭，暈其雙料大浪，詎二人倭倭兵行近時，卽出其不意，從中申拔起左輪手鎗，向之指嚇，倭兵大驚！隨後接應之十個手足，見此情形，乃一擁上前，露械大喝，兩倭兵追得高舉雙手，以示不敢抵抗，各人卽七手八腳，把倭兵身上所有，盡搜獲，且以鎗頭亂敲其一頓，至遍體鱗傷，始一聲：「散水」，從容而去，兩倭兵忍痛扒起，蹣跚返營，起隊到時，則各男女已不知去向矣，且此地爲郊外，四無人家，卒無如何，收隊而歸，翠晚派便衣倭兵再到偵伺，已爲癡初等自遠瞥見，不再露面矣，總計每扮一次女裝出外，必有所獲，至蘿蔔頭防不勝防，而損失又巨，卒之白日在街上見婦女，也不敢如前之猖獗矣，專爲當局知悉，大爲贊許，乃委以名義，使協助各游擊隊工作焉。

周日清專脫日寇蒼鞋

周日清姓關，名清，九江人，固一不折不扣之正式大食懶，金錢每有所得，隨手輒盡，未嘗留得分文過隔夜者，因此人乃普其綽號曰：周日清焉。日寇侵入廣州後，南海縣之九江，亦有敵兵到駐，周日清曾在當地大天二劉登部爲要員，敵兵既至，劉登已自動向當局請纒殺敵，而把所率領名手足分散九江附近各地，着周日清率領一班人，匿居對海河清，伺機舉事，周日清所率領者，則爲其平日之「拍檔」手足共八人，此八條大漢，早有九江八大仙之

備。此時服務於游擊區中，擾亂敵人之目標，其最拿手之好戲，厥為專着舊鞋，所謂專着舊鞋，並非如廣州一句諺語之譯法，周日清之着舊鞋，乃為對付倭兵者。在當日敵到各鄉村駐紮之初，常以危言恐嚇鄉人，謂苟有殺死其一個「皇軍」而，必為該鄉是問，盡殺全鄉之人，盡焚全鄉之屋宇為止。而各鄉村之父老，多為畏事之人，故初時各大天二真恐敵人殺而焚村舍，則得不償失，殊屬不值也。故迫得暫忍，改變方針，如四無村舍之郊外，則殺之並滅其屍，若有村舍地方，則施以毆擊或劫奪其物資而已，周日清則除却奪倭兵外，更出一積空箭之趣事，蓋為專奪倭兵所穿之皮靴鞋也。周日清匿伏之地，與九江駐紮之敵軍相距不遠，只隔一衣帶水而已，因此時有倭兵到巡視，有時五六名，皆全副武裝，荷鎗實彈，有時則一二名，或携鎗，或只佩一把槍上之刺刀，周日清乃專俟倭兵一二人到時，必與各手足於僻靜處向之包圍，拔槍指嚇，如荷有長槍者，必加以破壞一部份，使非大加修理，不能再用，然後把其身上所有之銀物，盡行取去，更脫去倭兵右腳所穿之一隻皮鞋始呼嘯而去。

倭兵遭此，莫可奈何，迫得連左腳之鞋亦脫去，赤脚狼狽而歸，雖翌日或即時起隊到追捕，但路口紛歧，甚難戈獲，加以所起隊亦不過五六人，不知對方人數若干？實則倭兵自己亦心怯，恐妨寡不敵衆也。故各有循例到鑄行大街道一週，便收隊而回，報告上峯無匪踪而已。周日清每俟機出動，每次歸來，亦必有一兩隻敵兵右腳之皮靴，或膠鞋放了不少之敵兵之皮鞋，不知其內幕者，則猶以為周日清近日轉急，做其阿爺個門，補鞋覓食矣！但周日清每次遭遇流寇頭，必有右腳皮鞋或膠鞋帶回者，以積存太多，遂思將之疏散，即以刀割為片片碎，猶與各補鞋匠作補鞋之碎料，而倭兵失了右鞋，只剩左鞋，亦得物無所用，因為敵人之鞋，乃由日本總對整對運來者，少去一只，殊難再配也。所以亦只有將之棄置一隅，日子一久，于亦愈積愈多。一日為敵之高級軍官來到巡視，偶見堆積如山之皮鞋，乃詫而向九江之敵備隊長問，隊長以高級所問，無法糊詞欺騙，只有照實報告，高級軍官大怒，謂隊長無能，竟然在管治下之地區，任令游擊隊如此括擄，隊長誠憤誠恐，引咎請罪，高級軍官盛怒之下仍不相信游擊隊如此利害，乃於晚上，率領五六個武裝士兵，前往各地巡視，距誠如俗語所謂：「好袞唔衰」，恰巧與周日清一班手足碰頭，周日清十分機警，離開望見五六個武裝倭兵，擁往一個着黃色長皮靴之官長，慢步而來，原向各兄弟曰：世界來矣，定的「落拖」可也，隨着各人散開分匿伏在路旁有樹木遮身之四週，俟其行近，迎頭向之放鎗襲擊，左右後即三面上前包圍，必獲全勝者，各人依言，分頭埋伏，敵軍官仍然擅閉閉，大模戶樣而來，一到包圍圈內，周日清即首先開水，以甘响之擊擊，向之迎頭襲擊。

敵軍官及倭兵皆猝不及防，大驚失色，即全體伏地上，倭兵即忙於把所持之「匪蓋勾仔」上床應戰，詎子彈仍未裝妥，伏於左後右三面之不足，即急足一擁上前，用鎗指住，盡繳其軍械，連軍官所佩之長劍，亦一併繳去。周日清恐翌日蕪荷頭到來燒村，不便將其擊斃，又施其極向之獨特作風，盡奪身中所有，破壞其鎗械外，更每人脫去

右足靴鞋，然後四散而去。彼軍官譯此挫折，莫奈誰何，更不敢報告更高之上級以自取辱，時各地大天一聞此事咸笑周日滑專脫舊鞋也。

拾式

### 肥仔北專斬手指

粵北，年僅二十二歲，惟體格肥壯，遂呼之爲肥仔北。肥仔北爲有家子弟。父死後，雖遺田地家資，以不善生產，加以大權在握，遂任意揮霍，不三年，已去其八九，幸于富時曾沼呼過一個姓二之夫，以肥仔北人極義氣，今家道中落，而恰巧自己又當風起雲湧之時，乃使親信手足，誘資到其家，請肥仔北到其家口居住。肥仔北以已家資將盡，亦樂於隨往，北抵步，則大天二已降階迎，握手道故，並介紹各手足，並道肥仔北之義氣，各手足皆敬重之，從此，肥仔北乃長居堂口，大天二每於吸足兩口福壽膏之餘，在烟榻上力教肥仔北切短鎗，先教左輪，又教以駁壳七九步鎗，輕重機關鎗，所以鎗之構造，性能，射程，皆一一詳爲悉心講述，且專心教志，大天二又於每日晚膳之後，與肥仔北到空地莫草上練習實彈射擊，不及三個月，肥仔北已熟悉各種槍械性能矣。

大天二乃予以快擊駁壳一枝，配有廿筒五個，十筒筒十個，大坑細鎗二處中桿左輪一枝，並一六「手」，並着肥仔北練習眼法，以各大天二除有雙鎗外，更懷有寸長一寸闊之利刃一柄，號曰：「切步一」，乃力着刀匠打透一疋「綳紗」與肥仔北佩之把盤圓肥仔北由家子而裝成爲一個大天二之真型人物矣。時肥仔北見任之奇昂，子彈之來源甚廣，每百顆子彈，十餘廿元耳，因此肥仔北乃悉心練習眼法，或雖日對牙片，當風調雨，但絕不暇食，好每食飲幾而燒酒而已，故此每見各手足臥橫床，吹笛竹之樂，或即出至空地，以擲沙袋爲日課，以左輪槍向之射擊，初時所列之沙袋，與人身距離一丈，依照大天二所教之法，吸亦苦練，其始每發十會，一命中者，久而久之，一僅中一，僥倖者中二，然而費時一月餘矣。肥仔北自念確有進步，乃更專心練習，又入之，一已能中三四矣，繼續努力，至十發十中時，乃又把目標移遠，由一丈而移至一丈五尺，二丈，二丈五，一路遠矣，遠移，至五丈，已能十發十中時，大天式亦贊其有恆心，成績優異矣，肥仔北更不自滿，仍日苦練，是日有志事竟成，使用左輪，百發百中矣。日與大天式輩爲伍，因之一切之見短內情，皆斷諳熟，久而久之，遂與眾同勞同樂矣。然肥仔北雖落草，但對來往之單身旅客，從不沾手，其對象專向爲富不仁者及一般奸商市儈等，苟有知，必不倖免，又肯憐孤恤寡。

某次有土豪李球，在鄉中包烟庇賭，橫行鄉曲，開設高利貸私押，剝削貧民，凌迫孩童，無惡不作，有婦婦馬











